

T W K X Z S H Y D Y B N

于光远  
散文  
随笔  
自选集

# 同伪科学至少还要斗 一百年

于光远

北京)

出版社





# 目 录

|                                                |       |
|------------------------------------------------|-------|
| 自 序 .....                                      | ( 1 ) |
| 应该停止这种反科学的宣传 .....                             | ( 1 ) |
| 抗日战争前我国的灵学与反灵学<br>——八十年代泛起的就是历史上灵学的沉渣<br>..... | ( 4 ) |
| 重读恩格斯《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br>.....                     | (17)  |
| 请读读奇文《意念论》的摘录 .....                            | (27)  |
| 《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一书前言 .....                          | (33)  |
| 论科学与伪科学 .....                                  | (36)  |
| 坚持科学态度<br>——对当前我国《周易》研究的一个恳切<br>的希望 .....      | (47)  |
| 对消极文化要积极抵制 .....                               | (58)  |
| 用两只正常的眼睛看中国 .....                              | (62)  |
| 佛眼通 .....                                      | (65)  |
| “望家”和专家 .....                                  | (71)  |
| 奇怪的逻辑 .....                                    | (75)  |
| 谈谈“表演” .....                                   | (79)  |

|                                 |       |
|---------------------------------|-------|
| 我收到这样一封信 .....                  | (82)  |
| 这也是一支奇葩? .....                  | (86)  |
| 也来谈谈“不争论的智慧” .....              | (89)  |
| 同这样一篇文章应不应该“争鸣”?<br>.....       | (94)  |
| 三“伪”——“所谓” .....                | (99)  |
| 谈谈柯云路现象 .....                   | (103) |
| 批注《于光远先生之谜》 .....               | (109) |
| 看到这样一本书，你有何感想? .....            | (117) |
| 捕得好 判得好 .....                   | (121) |
| 镇压邪恶 .....                      | (123) |
| 当代迷信与愚昧 .....                   | (126) |
| 奥运会上的气功师 .....                  | (129) |
| 九年前出版的一本书：《评所谓人体特异<br>功能》 ..... | (131) |
| 仗义执言 执法如山<br>——向苏州的同志致敬 .....   | (138) |
| 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 .....            | (140) |
| 台湾宋七力其人其事 .....                 | (144) |

|                       |       |
|-----------------------|-------|
| 推荐《气功出偏》 .....        | (148) |
| 附：神功迷信二重奏（摘要） .....   | (151) |
| 面对愚昧 .....            | (158) |
| 反腐败包括反对思想腐败 .....     | (159) |
| 关于科学这个话题的问答 .....     | (165) |
| 珍视作家称号 .....          | (168) |
| 我入中国作协的先决条件 .....     | (170) |
| 对王勇与我商榷的商榷 .....      | (173) |
| 附：于光远先生可能是一种疏忽 ...    | (178) |
| 极严重的现象，极严重的责任 .....   | (180) |
|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       | (189) |
| “三不”政策的由来 .....       | (192) |
| 不会带来快乐的消遣             |       |
| ——建议翻阅一下《黑幕中的胡万林》 ... | (202) |
| 挑    剔 .....          | (204) |
| 祝贺《科学与无神论》创刊 .....    | (208) |
| 科学精神的教育要从娃娃做到老人       |       |
| ——《科学与无神论》记者访于光远 ...  | (210) |
| 《德先生茶馆》开业贺词 .....     | (219) |

|                                                     |       |
|-----------------------------------------------------|-------|
| 反对伪科学八条 .....                                       | (220) |
| 我与伪科学的斗争 .....                                      | (222) |
| 笑 话 .....                                           | (225) |
| 关于所谓 UFO 的一封信 .....                                 | (228) |
| 附：“UFO”露相昆明<br>——我国首次向公众播放 UFO 录像<br>.....          | (230) |
| 中国首次向公众播放 UFO 录像 .....                              | (232) |
| 附 1：于光远反对伪科学简历 .....                                | (234) |
| 附 2：我和伪科学的“恩恩怨怨”<br>——《南方周末》记者方进玉访于光远<br>.....      | (237) |
| 附 3：从沈昌“信息茶”到李洪志“法轮功”<br>——《姑苏晚报》记者陆玉方访于光远<br>..... | (247) |

## 应该停止这种反科学的宣传<sup>\*</sup>

自1979年3月,《四川日报》刊登大足县一个儿童能用耳朵来认字之后,四川医学院揭露这件事是虚假的。随之,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等又对北京一个女孩的这种“功能”进行了有力的揭露,《人民日报》也载文进行批评,有关单位作了检讨。这种不慎重的宣传本来可以停止,但是,事隔不久,在上海《自然杂志》等刊物和报纸上又大肆进行“耳朵认字”这种反科学的宣传。从1979年夏天到现在的两年中,对这种事实上不存在的功能的宣传愈演愈烈,从“耳朵认字”发展到:(1)人体的各个部位以至把纸团吞到胃内都能把

---

<sup>\*</sup> 这是1981年8月10日作者在全国科普报刊广播电视学术年会上的讲话摘要。曾发表在《科学报》1981年9月10日和《科学大观园》1981年第3期上。

字认出来，把颜色辨认出来，并且可以透视；(2)不需要经过任何物质的信息工具，一个人脑子里面想的东西，另外一个人在别的地方可以知道；(3)只需要人的意念就可以使物件发生运动，如拨动钟表的指针，把植物的根茎折断；(4)这种意念甚至可以使物件穿过坚固的墙壁；(5)能够看到已经死去了的人的鬼魂，以及其他种种类似的“功能”。

这些都是根本不可能有的，而且事实上也都是不存在的。不论从生理学和物理学来看，完全是荒诞不经的。进行这些荒诞的宣传就意味着否认经过人类的历史长期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意味着抛弃科学唯物主义的原理，为早已不敢再公开宣扬的封建迷信复活开路。从认识的角度来说，有些人相信这种“功能”的存在是由于犯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内“精神世界和自然科学”一文中指出的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经验主义使得像和达尔文齐名的华莱士等大科学家相信并且宣传神媒（一种具有类似许多报刊上宣传的具有特异功能的人）的“奇迹”，经验主义使得他们以为自己亲眼看到的假象就是事实。而更多的人则是轻信别人所说的。

“耳朵认字”是我国相传已久的“小戏法”。早在1934年，鲁迅为上海《申报》“自由谈”所写的一篇题为“朋友”的杂文中就写道：“我在小时候，看同学们变小戏法，‘耳中听字’呀，‘纸人出血’呀，很以为有趣。庙会时就有传授这些戏法的人，几枚铜元一件，学得来时，倒从此索然无味了。”建国以来，在上海、江苏也出现过能看到地下、水下钉螺的少年。1976年，在徐州郊区又出现自称会透过墙壁看到东西的董小四。这些后来都被一一揭穿了。在国外，也有许多说是有“特异功能”的人，前几年有个以色列人名字叫杰勒，说能把餐刀、餐叉看弯看断，在美国、英国电视上表演，曾经轰动一

时。美国斯坦福大学对他进行测试，并且作了肯定，但后来被揭穿，只是一种魔术，成为美国科学教育界的一件丑闻。

现在是停止这种反科学宣传的时候了。希望科学普及书刊、电视、电影，应该宣传科学的知识，特别是普及宣传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的科学知识，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不要再让上面所说的那些宣传妨碍我们的科学普及工作，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 抗日战争前我国的 灵学与反灵学

——八十年代泛起的就是历史上灵学的沉渣

我现在所查到的灵学家所写的出版物，是丁福保等翻译的《近世催眠术》。这本书出版于清宣统三年七月。书中直接讲灵学的内容不多，但也传授了一些类似可以“伸直他的四指于方燃之火，手如煤黑，而不会感热”之类的“妙术”。这位丁福保，是个医生。他就是1918年《灵学丛志》创刊号上撰写“似于扶持‘灵学’最为有为”（《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的奇文《我理想中的鬼说》的作者。《近世催眠术》一书虽未使用灵学这个名称，我还是把这本书作为一本灵学家的著作来看待。

灵学的名称在我国究竟最初出现于哪一年，尚待查考。1916年在神户成立时，所用的名称还是“中国精神研究会”。而在1918年春，上海成立灵学会时，就正式使用灵学这个名称了。“灵

学”这个名词是我国的创作。这个创作我认为应该得到肯定（《百科知识》1982年第1期）。唯灵论、心灵研究本来发源于欧美，但它传入中国，也是经过日本的媒介。这些东西传入日本后，取得了太灵道和灵子术这两个名称。而“灵学”这个名词是我国自己的。

“灵学会”在上海的成立和它所办的《灵学丛志》创刊，受到鼓吹新文化运动的、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青年》的批评，这在中国灵学史上是一件大事。这个灵学会的主要活动就是办起一个“盛德坛”扶乩，并把乩录编辑成此丛志。什么圣贤仙佛、妖魔鬼怪都被请到这个盛德坛来舞文弄墨、吟诗赋词、发表时论。除此之外，在丛志中，有时也有几篇“著作”。第一期中就有上面提到的丁福保的《我理想中的鬼说》和俞复的《答吴稚晖书》两篇主要文章。

这个丛志受到陈大齐、钱玄同、刘半农的猛烈抨击。1918年5月，《新青年》上的几篇文章（包括陈独秀的《有鬼论质疑》），是我国反灵学的最早的文章。1917年6月，《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徐长统写的《论鬼神迷信》一文尚无“灵学”这个词。自此之后，在这个刊物上连续发表了许多文章。

丁福保的《我理想中的鬼说》一开头就说：“人死为鬼，鬼有形有质，虽非人目之所见，而禽兽则能见之也。”这位丁福保先生，虽然倡导有鬼论，但还有些羞羞答答。或者知识不足，不敢肯定世上有一种特异人也可以看见鬼，而赋予禽兽这种特异功能。这一点使丁福保更为激动。陈大齐写道：“试问禽兽见鬼，丁君何由知之？动物之有心理作用，本非人直接所能知。人但能观其发表于外之动作，用以推知其内界之作用耳。禽兽见鬼，必非丁君直接所能知，然则丁君果藉何道以推知禽兽是必能见鬼耶。俗传狗于夜中见鬼，则哭声呜呜，此村

妇之谈，贤如丁君，想必不引此为论据。心与身相并行，故观察神经之构造，亦约略可以知某种心理作用之有无。丁君医士也，必深于生理解剖等学，岂亦尝解剖禽兽之目，发见其视觉神经有特别作用，足以见鬼耶，抑或于视官外，发见别有感官，足以见鬼耶。侵假而禽兽果能见鬼，果知鬼之有形有质。然丁君是人，非能见鬼者，则丁君何日亦知鬼之有形有质，而著之于文耶？”陈大齐写道，丁文荒谬绝伦，不睹作者姓名，已不敢信为人间所作。刘半农也愤慨地说：“圣妖人辈自造之谬论，如丁福保谓禽兽等能见鬼？丁某似非禽兽，不知何由知之，又言鬼之行动如何，饮食如何；丁某似尚未坠入恶鬼道，不知何由知之。”

俞复的文章里说：“夫科学之见重于当世，亦以事事徵请实象，定其公律，可成为有系统之学而已。以今日所得扶乩之徵验，则空中之确有物焉，不可诬矣。”俞复有点像今天的“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者，把扶乩中出现的现象看做是科学所依据的事实，想把扶乩之类的把戏挤进科学，冒充科学。陈大齐对这一点的驳斥倒也正确：“今之科学，以经验为基础，以事实为根据，通诸事实，求其公理，以成系统之学问，此诚不易之定论也。然所谓经验，所谓事实，亦有真妄之别，非谓耳目之见闻如是，即此经验便可以造成学问，心慎思明辨，察其无妄，然后可引以为学问之基础。梦中所见所闻，固梦者之经验，而方梦之际，亦梦者所引以为真事实。及醒后与外界对照，始知其为幻境。精神病者之见神见鬼，是精神病者之经验，亦精神病者所引为真事实，而旁人观之，莫不笑其诞妄。今假有人以梦时及精神病者之经验为基础，用以创造新学。吾知世人必哂笑其侧，且目之为精神病者矣。扶乩现象明属变态现象，乃珍重视之，欲藉以新创‘灵学’，其何以异于引梦时

及精神病者之经验为基础以新造科学者之所为耶？”

俞复的文章，对有鬼神的意义提到政治的高度，说了“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对这样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从中可以看出这家伙心目中的国家是怎样的，他主张“鬼神为道德之根本”。

陈大齐、刘半农和鲁迅当时都对此作了批评，当然以鲁迅的批评最为深刻。鲁迅写道：“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人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地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斥他，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拉西扯，臆讲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另外还有感慨的话，说科学害了人。……照他们看来，这般可恨可恶的科学世界，怎样挽救吧！《灵学丛志》内俞复先生答吴稚晖书里说过，‘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可知最好是张鬼神之说了。鬼神为道德根本。”鲁迅正是揭露了这样的史实：“其实中国自所谓维新以来，何尝真有科学。现在儒道诸公，却径把历史上一味捣鬼不昭人事的恶果，都移到科学身上，也不问什么是道德，怎样是科学，只是信口开河，造谣生事，使国人格外惑乱，社会上罩满妖气。……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之灭亡’的中国……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

《新青年》发起对灵学的批评是尖锐的，也是不得已的，因为灵学所宣传的这类东西实在是非常愚昧的，本来是不值一驳的，但是当时看到迷信很流行，而又看出它们想自我打扮成为科学，于是不得不发起这次进攻。钱玄同说了这么一句话：“真倒霉！真晦气！我们的《新青年》杂志并非 W.C. 的矮墙，供给人家贴‘出卖伤风’、‘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啼郎

……’这一类把戏的，然而今天竟不能不自贬身价，在这《随感录》中介绍这种怪物的著作。真倒霉！真晦气！”刘半农很气愤地写道：“陈万年（即陈大齐）先生以君子之道待于人，于所撰《辟‘灵学’》一文中，不斥‘灵学会’诸妖孽为‘奸民’，而姑婉其词曰‘愚民’，余则斩钉截铁，劈头即下一断语曰‘妖孽’曰‘奸民’作伪，用以欺人牟利。”陈大齐的文章是反灵学的一篇论文，但是有它的严重缺点，即他对物理学、心理学知识不足，又对国外唯灵论者宣传的事实，不能斩钉截铁地肯定其为虚妄，因此《辟“灵学”》一文今天看来有其根本性的弱点。但是想到这是54年前写的反灵学的第一篇文章，我们也就不能对它苛求了。

除以上几篇文章外，《新青年》上批判《灵学丛志》的文章还有刘半农的《随感十五》和《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的易白沙的《诸子无鬼论》。此文历述古代中国许多哲学家的言论证明他们都是不承认有鬼的。这类文章当然没有多大力量，但用意是破除迷信，反对《灵学丛志》上丁福保的有鬼论和俞复的“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的谬论，这是可取的，其中引证古代人的一些辩论，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有一点好处。

鬼神迷信，从古有之，但是以《灵学丛志》为代表的鼓吹灵学在中国的兴起是有特点的。尽管中国科学远不如英、美、日本等国发达，尽管中国的灵学有自己的特有传统迷信的特色，但还是具有西方心灵研究的一些特点，如摄神灵照片这样的事情就是古代所不可能有的事。在《灵学丛志》上就登有出售39种“盛德坛仙灵相”的广告。照有明月仙子、多宝魔王等仙灵玉照。广告上载明摄影日期，并说明照相时用的光度有的为100支烛光的电灯，有的为50支烛光的电灯，多数为熄灯时照出的仙灵。而且引述西方灵学的事迹作为神灵存在的旁

证。

设在上海的灵学会所创办的《灵学丛志》是最早的一部灵学杂志，它办到哪一年，后来有什么演变，尚未查到资料。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1920年9月北京创办《灵学要志》的时候，《灵学丛志》还在办。因为在《灵学要志》的创办缘起时讲到它与《灵学丛志》的分工问题，这两个当时是姊妹刊物。

《灵学要志》是北京悟善社办的。这个北京悟善社同上海盛德坛一样都是搞扶乩请神的。当时全国这类的乩社很多，仅这悟善社在江西、山东、云南、甘肃、江苏的南京和常州就有分社，出版乩录的现在只知道上海、北京两家。因没有《灵学丛志》第一卷，它自己是怎么缘起的不甚明了，而《灵学要志》的发起在该杂志第一期中就讲得很清楚：它是一位叫做孚佑帝君的神灵创办的，换句话说，该杂志是个“神办”刊物。

在这期创刊号上有一篇《灵学要志缘起》，其中写道：他们办这个刊物是一个叫做“孚佑帝君”的神灵下的命令创办的。并说这位“孚佑帝君”1919年春天在他常去布道的河南省广善坛上说，请广善坛的积极分子到北京去“结缘”，于是在这一年的农历闰七月初六日在北京设坛。在这一天，这位帝君在乩坛上“命参考灵学丛志，精付铅印，名曰灵学要志”，“缘起”中体会帝君的精神是为办《灵学要志》不与《灵学丛志》重复。因为《灵学丛志》的宗旨是“考验鬼神之真理，阐究造化之玄妙”，“而《灵学要志》则以补救世道，挽回人心为要义。《灵学丛志》所以论人之性灵，而《灵学要志》所以规人之言行，二者实相辅不相悖也”。

在这期杂志上登了孚佑帝君的灵照，关于这张灵照，有一篇《孚佑帝君摄影记》详加说明。原来第二年即1920年的农历二月二十三日，第一期《灵学要志》快出版的时候，他们

“叩请神灵摄影”，帝君回答说本来准备“命此社照盛德坛摄取诸神佛及灵鬼真像，奈社中人诚伪参半”，怕有疏忽致以“人言致疑”。要他信得过的王秋渠和戴向予两个人在二十六日“侍照”，说那时候“像与否，须视诚感”的情况如何而定。可是二十六日那天，因为王秋渠“于照相一事，向未涉猎”，“于光线步位，及种种手续，全属茫然，误将照相机距离黑幔中心，而电光则直射于黑幔之顶上，且所用电灯，系人力车灯，其光力之小，自不待言”，结果未照出。二月二十九日这位帝君对没有照片“深以为憾”，批评照相的布置未周，说“神仙体轻而微。不若人物之重而著”，拍照比较困难，指示要“先派人练手术……所有应用各物，均须先事预备……”悟善社“于是遵谕由朱君品三约同王戴两君连日赴照相馆研究手术”。

在创刊号上，这位帝君还为杂志的封面写了字，并为杂志的出版写了序。

这个刊物的比较重要的事都须请示这位帝君，例如在它的一卷十二期上登出的《悟善社发行灵学要志简章》中第八条写道：如代销全卷10份以上奉赠全卷1份，“如代销数能再加多由本社随时呈请神示酌予奖励之”；第九条，“凡赠人在20份以上而求消灾赐福者”，“由本社特别呈请神示酌核批行之”；第十条，“凡捐助百元以上的，由本社呈请神示酌予奖励，其特别捐助者特别奖励之”。

《灵学要志》创刊号上载有《西人灵学记载》一文。文虽不长，也值得注意。因此种材料得之不易，抄录全文如下：

“鬼语一书，为美人核治博士逝世后，附体于英女士拨柯氏而成之者。其中所述，多人世所不经语耳。考西籍中此等著作甚多。最初有瑞巔普者（瑞士国人，生当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之交）首为幽灵之记述。后有奥利芬（此为著者之鬼名）著科

学的宗教 (Scioutigic Religion)、摩西斯丹著灵教 (Spirit Teuchings) 二书皆盛传于世。又鬼语载冥间亦有图书馆，储蓄甚富。有派拉塞尔舍斯 (瑞士哲学者，此言其死后也) 著一书，推论灵魂有三种：一、人类灵魂。即曾有人世生活之经历者也。二、原子灵魂。谓灵魂之已发自发性，而未有其经历者也。三、神类灵魂。乃高等灵魂之一种，无物质生活之经历者也 (如其降而为物质之生活时，则俗谓之下凡)。神类灵魂，又可分为二种：一善灵，一恶灵。此在灵魂界常得见之，其身项四围，均有极大之光明 (按俗事画神像顶上必画圆光确有来历，且此不独神有之，人亦有之。近西法中制有一种析光镜，专察人之光相。凡人顶上皆有光，以光度之强弱清浊定其人之智愚健否，百不失一。又俗说人行夜中鬼物皆能辨人之光气。其光气强者鬼物不敢侵，低弱者有时或为所魇，理亦近似)。故其辨别亦甚易。盖凡善灵眼中，恒有慈爱智慧之神光四射，而恶灵眼中，则含有毒焰。恶灵亦有时假装善灵，然此可以欺生人，而不能欺灵魂云。”

除上述两种灵学杂志外，在二十世纪初就有好几个出版社出版过这一方面的书籍，如：《唯心奇术》、《神秘心灵学传授录》、《千里眼研究法》。同年还有人写信给陈独秀，自称平日主张有鬼论甚力的易乙玄，在信中说他自己写有《心灵学》一书。在二十年代出版的书就更多了。

唯灵论者是有鬼论者。在 1919 年《新青年》开展了一场无鬼论与有鬼论的斗争。陈大齐、钱玄同、刘半农等反对灵学，当然也是同有鬼论作斗争。但是有鬼论与无鬼论的斗争，主要是登在 1918 年 5 月出版的第四卷第五号上陈独秀写的一篇《有鬼论质疑》引起的。这是一篇只有一千余字的短文，问题提得也不算好，水平也不高。但这是一篇挑起争论性质的文